甲

2 3 ~~4~~ 4

编码错误　应"元史一百八十一"

29446.2

列傳卷第六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敕修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頴悟絶出讀書過目輙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淅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
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
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
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
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
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
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
善在江西時朱瑄爲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
假爲從騎又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
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

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爲辨白其事
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
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録陞翰林直學士
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
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
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興聖太后既
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
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
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驗貸明善以鈔萬二
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録

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為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為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為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為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祼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劘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為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

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槃 范梈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

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木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衢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輙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

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趍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内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

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
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
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
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
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
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
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問從集問禮器祭
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
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
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脩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
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
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
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
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
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
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歎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曰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疑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

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
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
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
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
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
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
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
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
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
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

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
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
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
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
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
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
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
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
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

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方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

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救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

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
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
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
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
典故倣唐宋會要脩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
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
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
可共領典翰林脩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
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
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録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脩

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爲
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脩
祖宗實録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
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
國書脫卜赤顏增脩太祖以来事蹟承旨塔失海牙
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
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
丐觧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
史中丞趙世安乗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
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

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
時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
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
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
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
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
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
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
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
阿營巙巙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

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
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
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
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
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
謗終不爲動先人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
常爲御史中丞伯璲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
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
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
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四十二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顔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

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勑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

五十三

甞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以爲賔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甞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

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捄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盗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

始服儒者爲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凡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爲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

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輙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旣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脩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寃滯甚衆遷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多傳於世梈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蹟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

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
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
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
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
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時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
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
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毋旋復
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
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

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
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
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
如揭曼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
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産金官
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户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
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
死而三百户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
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産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
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脩經世大典文宗取

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
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
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
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
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
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
傒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
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傒
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
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冊陞侍講學士

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
越二等獨傒斯進四等轉九階盖異數也經筵無專
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徵辭奧義必屬傒斯訂
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
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
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漷南尋復奉上尊諭旨
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
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
大臣面諭毋行傒斯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諸公
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

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傒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傒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史傒斯與爲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録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傒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爲嗟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禄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

康仲明

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揜覆也爲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册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絶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黄溍

黄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

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塩塲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隷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有所憑横暴尤甚溍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將成溍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爲刼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刼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溍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塩使司石堰西塲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有餘則揔其事者私

爲溍撙節浮蠹以餘錢還民驩呼而去奸民以僞鈔
鈎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往新昌天台
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戕至慘郡府
下溍鞫治溍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
之有盜繫於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
牒發其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溍訪得其情以正
盜宜傅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
誣者自明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
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世特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西向學官
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溍獨面折之事乃止
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
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
未幾落致任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
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
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
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疑上章求歸不俟
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
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

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爲治月俸弗給每鬻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稾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録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溍天

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輙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裒山中益窮諸書奥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録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槀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竒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竒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溍晩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頴先生

傳卷第六十八

傳卷第六十九　元史一百八十二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奉

纂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爲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録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

範範生起巖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脩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內艱服除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剌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

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覩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妾男子上變

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爲忤已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脩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淛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爲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爲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爲真定害起巖論封

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脩其隄防瀹其湮鬱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

文穉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
而知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
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
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
四裔安南脩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
居性孝友少厲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
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官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
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
賔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
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
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
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
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
善篆隸有華峯漫藁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
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
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
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
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

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决玄察其情皆爲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鬭未已獠人熟玄名弃兵伏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縁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縣役横歛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内廷

叅决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實録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

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脩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脩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淛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游山水之閒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

屢力辭不獲命奉勑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禄大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内府玄以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録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虚歲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日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稚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疃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

王景藏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晏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宫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王景藏

疏守庸及經歷朶尔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
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
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
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
橫罹奪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
皆請雪寃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
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
脩飭六曰贓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帖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
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
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
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
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
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
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
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

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竊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衞東宮其行頗汚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葢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

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捧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僞宣勑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毋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

剌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衊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淛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淛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沓蘭不花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
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輙誅竄隨之
有壬絕不爲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
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
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
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
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頴拔異羣兒旣成童聚經
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
江陵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徃質所得造
詣曰深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
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爲第一人賜
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
言逆賊鐵失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
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
爲太廟神主仁宗室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
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
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
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

原件短缺

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
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
復遣歸乃百十爲群剽刼殺人桓州道中既逮捕旭
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戸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
妻女車過邸門千戸悦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
中書旭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失餘黨
未誅仁廟神主盗未得桓州盗未治朱甲寃未伸刑
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衆
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
大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爲奎章閣學士院
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
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
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
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
義堅若金鐵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
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爲讀卷官增第一甲
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官清愼自持饘粥

至不給本末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謚正獻弟騤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騤嘗爲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宋本同師明性理爲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杠宣慰荊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眎端端一讀即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報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內艱不會試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

不辨尋除翰林脩撰陞待制以選爲國子司業遂爲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爲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諉端讞端剖决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以来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脩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録及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甞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列傳卷第六十九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與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鑒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

部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荅尓麻失里使四川首薦雲南都元帥述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於平章某瘐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楊州死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遇少年執兵刃疑爲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得懷

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遂焚掠雙山文德捕殺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不即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誠至爲直其事他如以贓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讞辭窮吐實爲之平反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於蜀者地僻路遥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絶及屯田之荒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祿秩冝賓縣尹楊濟亨欲於蟠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學提舉謝晉賢請復文翁石室爲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

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謚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嵫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兒大不教力田反教爲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汶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判官召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奉翰林文字再轉爲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銜冤三年大旱往歲伯顏專擅威福僭殺不辜郯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宜雪其罪勑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塞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葬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鈦趾以春金鑛舊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

其給醫藥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況州縣俱無囚粮輕重囚不决者多死獄中獄吏妄報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瘐死多寡罪著爲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壩河設壩夫戶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壩夫累歲逃亡十損四五而運粮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十有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壩夫戶之存者一千八

百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顱額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鷹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郡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隣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與賊會望風先遁請立法嚴禁之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十數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

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以船畀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船下年粮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乗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庻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構良民以取賂愬于臺者四十人選思誠鞫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其芝麻其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讎今弓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計其贓實其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黨

詞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爲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迓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贓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欲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乗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

於關陝移牘思城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
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欺
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
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嶕石錯出路窮舍騎
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九三十里度其
不可乃作詩歷敘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
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鬨復
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鬨者五人
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
超陞兵部侍郎監燒燕南昏鈔忽心悸弗寧已而母

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
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
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定境也
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
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
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碎甓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
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
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九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

三木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
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
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尚
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
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
泣緘進二麥豌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
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
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三曰汰冗兵以省粮運四曰

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
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爲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
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
舍思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王
月魯帖木兒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重地天下
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戍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旦夕失守欲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
曰河南爲京師之庭戶陝西實內郡之藩籬兩省相

望亙爲唇齒陜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兒新復陜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爲國爲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誠犒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定一方期戮力報效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遲與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宜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陜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掾史田甲受賂事覺匿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況其母乎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則上下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豈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卧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

有七謚獻肅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荅而已往年有詔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録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内憂服闋起爲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録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剌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出僉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

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爲
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
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爲人後者爲
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
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
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陞參議中書省事視
事十日以史故仍爲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
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
馬兒誣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
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
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
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
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
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
北道廉訪使尋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
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
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
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

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奥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寖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歴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歴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録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

鑑皆録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階榮禄大夫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剳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禄終其身

孛术魯翀 子遠附

孛术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徙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𣂏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𣂏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

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
世皇實録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
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
英皇未出閤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
奏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
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
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
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

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
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
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
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頃之擢
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
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强爲起會
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
官多望胥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
悉加銓叙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所因獻
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

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
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問謂翀曰尔可作宰相否翀
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
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
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
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
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
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
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
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
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
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
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内外
嚴置扃鑰晝巡夜警亦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
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
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
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
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
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
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

天地社稷宗廟巎為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
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
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巎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
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
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
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
對曰巎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
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
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巎所談義理
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
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還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望巎至是私相歡賀巎以古者教育有業
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
羊等巎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
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
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巎至皆使就試而官
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巎舉觴立進曰帝師
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
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為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為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娶無子而妻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

里明年名為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為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朋道以翀蔭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為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

我魯參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李洞

李洞字溉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彊記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歎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未幾以親老就養江南久之辟中書椽非其志也及考除集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爲丞相聞洞名擢監修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㕘定

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曆初復以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士員洞數進見奏對称旨超遷翰林直學士俄特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洞既爲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經世大典洞方卧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起洞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氷玉而唇如渥丹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也其爲文章

奮筆揮洒迅飛疾動汩汩涌涌思態疊出縱橫奇變若紛錯而有條理意之所至臻極神妙洞每以李太白自擬當世亦以是許之嘗游匡廬王屋少室諸山留連久乃去人莫測其意也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亭曰天心水面文宗嘗勑虞集製文以記之洞尤善書自篆隸章真皆精詣爲世所珍愛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冐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慮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

即舟中取斧並斮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復實子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繫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

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繫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録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

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叅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還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極治有方所辦課爲鈔八十萬定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

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
有詩稾七卷文稾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
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
歲復以釋經爲已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
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
遼金紀年黄河原委未及脫稾云

傳卷第七十

傳卷第七十一　元史一百八十四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爲寶章
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
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
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
叅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爲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
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劒

嘉靖十年補刊

路順昌縣尹七歲從其母葉詣闕下世祖閔焉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瞪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决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毆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頼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谿洞傜獠往來民間憚其强獷莫敢與相貿易都中喣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郴民染於蠻俗喜鬭爭都中乃大治學

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隣州茶陵富民覃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誣其婿拜屍成婚藏隱王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諉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踴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鬻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户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户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中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岐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内憂去郡民生爲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鹽亭竈户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

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謫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馬境内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中以正奉大夫行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賜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叅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施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叅知政事中道以疾

作南歸於是天子閔其老詔即其家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都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幢不易一椽廩禄悉以給族姻之貧者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即知所趍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潁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撿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内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衞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

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耶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笞四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左

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户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户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爲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檄克敬抽分舶貨擲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貴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衆不

能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溫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户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而往返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

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徙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已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乘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唯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猺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

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
省任方面之寄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
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粮有差事聞于朝即令
江西湖廣二省給粮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
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
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
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
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克
敬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輙抄爲書又有所著詩文奏
議傳于世元統二年卒年六十一贈中奉大夫陝西
等處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諡文肅子時以文
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
䟽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爲之有古俠
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爲右衛千
户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由是出
入禁闥侍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鐵失與倒刺
沙搆謀英宗遇弑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

或醉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爲狂莫知其意也泰定
中倒剌沙用事天變數見速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
速謀曰先帝之讐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
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
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
近在金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
帝之讐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帖木兒方僉樞密
院事實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乃告以所謀燕帖
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
塗以順討逆何患不克況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

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燕
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
定帝崩倒剌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乃與速
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乘時奮義以八
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
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
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爲文宗論功行
賞擢速哥爲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
之變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
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

之乃拜命而其他賞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出爲安豐路總管又入爲壽福府總管又爲都水使者居官恂恂無幾微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徃徃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明年二月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脩軍政先是關陜大饑民多鬻産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

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户部賜田諸怯薛支請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定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茍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户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茍能脩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

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

躐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事有當言者無隱賜纖綺旌之未幾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爲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朞月引疾歸六月召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

而加之人與鬬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至正元年轉兵部侍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爲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蠭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叅議中書省事轉刑部尚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辭十一年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杭

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怯薛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潁冦將渡淮又言于王曰潁冦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户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

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强拜受命明日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徒充以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鎭汴子孫遂爲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爲監察御史以論事有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參知政事五年遷大司農卿尋出爲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一年丞相脫脫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知政事韓鏞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俱由是遂與右丞玉樞虎兒吐華同分省彰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衞輝以病卒

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歷臺閣三十餘年遂躋丞轄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佪鄉上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爲重嘗以謁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用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旣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羅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盖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踈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輿言至此良爲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天子廵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珎寶分賜近侍欲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

臣不知慮此奏禀承請給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寳物遍賜儛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僞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僞造鈔者搒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濁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濁爲眞造僞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

江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爲諸路寳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浚治之給鈔數萬定募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讎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舍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爲然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

事行省河南復爲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
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
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
七年召爲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
魯敬與平章政事吝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
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兼領兵刑戶
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
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密議曰我軍強
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
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以
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
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
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
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燕
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
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
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
丞如故謚曰忠敏

傳卷第七十二　元史一百八十五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勑修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千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卒平定知州致仕思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伴

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丁
內艱改景州蓨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
象令社學祀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
爭趨事地無遺力民石安兒等流離積年至是聞風復
業印識文簿畀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寘名職田户思誠盡祛其弊天曆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爲人奴歲納丁粟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召其主與

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他日
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
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
懽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
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
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
養思誠憐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
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
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動以百餘
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

董仲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脩文宗在
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
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
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
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
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
殿前遂出僉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土官有子元
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迓思誠於道思
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
識帖睦邇時爲南臺御史大夫與江浙省臣有隙嗾

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也
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
奏疏其罪流之海南復召爲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
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僞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
省事及事敗詿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
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
言罷起爲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簽書
樞密院事韓鏞爲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
奏爲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
院奏爲副使御史臺留爲侍御史會平章政事鞏卜

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姑
徐之思誠趣入奏䇿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
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
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叅
知政事諸生抗䟽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
拜中書叅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
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禄大夫總裁后
妃功臣傳會稡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爲
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

麟誣叅政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
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
子祭酒吏部尚書偰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
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銅錢爲
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
母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
尚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
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爲一致以虛換實
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
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偰

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爲僞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爾況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偰哲篤曰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偰哲篤忿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

策曰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直頗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書參議龔伯遂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知吾爲此來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隨其後竟不煩

轉鬭而入詢其故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號令戒職事脩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暴横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移光禄大夫大司農俄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挺聞不爲勢利所屈三爲祭酒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爲名士嘗病古註疏太繁魏了翁删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

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民至察知其枉爲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

民分辨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朶兒赤持官府短長郡吏王甲敺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僚畏朶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朶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官錢珎以奸淫事殺推官梁楫事連廣東廉訪副使劉珎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鞫問皆顧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毋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

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箠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為神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娛遨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蘄黃賊陷徽州時澤民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鬬籌畫多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于文傳

于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昌國即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獷不易

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强愎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臨塲官方倚轉運司勢詹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亟爲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徙搨公署無事未嘗輙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爲受役者之助文傳旣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上海兩縣之事諉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厚賂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冊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决浙西廉訪司俾文傳鞫之旣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

不塟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爲婦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塟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涖官其所設施多此類故其治行往往爲諸州縣最韓鏞時僉浙西廉訪司事作烏程謠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賚優渥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偉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士後多知名爲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爲尤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

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叅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況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曆元年除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干文傳治行爲諸縣最所至郡縣爲之肅然二年轉江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爲時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誣

遂復起叅議中書省事七年朝廷愼選守令叅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爲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爲妖以禍福人爲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爲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鏞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列爲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課試以示勸勵每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

他郡爲多鏞居官廨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之往往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鏞延見郡舍中供以糲飯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管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鏞治政雖細事其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脫脫在位而龔伯遂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鏞有言不見聽人或以鏞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鏞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稷

李稷字孟豳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鎮回孫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稷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于朝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稷疑其爲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鄰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爲監察御史劾奏閹宦高龍卜

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爲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龍卜于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月達省壹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會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宜爲佐貳帝悉可其奏遷中書左司都事又遷爲户部尚書十一年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畝起稅稷請都堂言曰方今祆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爲盜也相臣是之尋簽議中書省事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徐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以塟勑賜碑樹焉既而召爲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册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爲侍御史又爲中書參知政事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禄

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爲陜西行省左丞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闋命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爲陜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文穆稷爲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鄙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爲時名卿云

蓋苗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爲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

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令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粮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劵已至省民力什之五辟御史臺掾除山東廉訪司經歷禮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曆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

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搆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爲監

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臺臣擬苗僉淮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盖御史朕欲聞其讜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中書檄苗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茍不治後日必爲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至正初用薦者知亳州修學宫完州廨有豪强占民田爲巳業民五十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甚重然吾觀皆有悛過意遂從輕議至元四年起爲

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内憂宰相惜其去重賻之至正二年起爲户部郎中俄擢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悦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産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爲户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巳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

是宰臣追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後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寛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爲山東廉訪使民飢爲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骪骰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吾無以救尚忍征斂以肥已耶輒命已之同僚皆無敢取召參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爲陜西行臺侍御史還陜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爲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

矣苗執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辯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嘗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實於是時相頗謂僚佐曰所以引盖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曰猥以非才待罪

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舁疾就道至鎮即上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遂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粮姦弊百端請以粮鈔兼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䟽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贈攄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謚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剉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傳卷第七十二

傳卷第七十三　元史一百八十六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修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録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爲禮合巹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黷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桉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者秃謁而謝之

乃起范孟爲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楨暮夜縋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囑楨執之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箠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剌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鄭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叚今災異迭見盜賊鋒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以歲年入慕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

可謂不寧矣天道可謂變常矣民情可謂難保矣是
陛下警省之時戰兢惕厲之日也陛下宜卧薪嘗膽
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
而脩實德則可以荅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好燕安鴆毒之戒皆宜痛撤勇改
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漸而禁於未然黜宮女節浮
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天下太平無事
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愼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四也其言不明賞
罰之禍略曰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

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護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
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
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
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
羅棊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
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
條夫有土有人有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
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
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

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
之欲哉其爲自啓亂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
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虚名也今天下殺人
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
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飾威權以兵
抗拒視其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
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
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識者爲之扼腕有
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臣惡其
許直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至則劾

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脫脫木兒治
書侍御史奴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孛羅
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
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爲事搆
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
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
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
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懾
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
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殛之

以救時危亦不報楨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犯闕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陜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簒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

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
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
民猒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
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
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
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
成後三年卒

歸暘

歸暘字彥溫汴梁人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
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
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鉏奸擊强人不敢
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遣奏差至潁恃勢爲不法暘
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順指氣使輒奔走之
暘獨不爲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
一月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省中殺
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
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爲左丞
使暘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叵測

所爲暘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暘獨免同
里有呉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卯酉
曆炳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呉炳無光暘
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
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
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親既歿家食
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
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爲動宣寧縣
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
郭仲玉爲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暘察其誣

蹤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
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
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
一十三處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
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
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何相抗乃爾耶然
其策果將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
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
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

悉給貧民賜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
而欲給之邪莫若録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
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導道往諭之未幾命平
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久無功二人上疏紛紜
中書欲罪述律賜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
乎況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
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
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賜曰孝者人子
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
從之廣海猺賊入寇詔朶兒只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
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决勝若命楊
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
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
郎中書用賜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
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內藏賜復持不
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
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
政事朶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朶兒只丹被執將
罪之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
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

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枲兒只丹走京師請降賜曰
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眞降也
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
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
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
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爲賛善
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
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
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
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

金文綺不受初賜在上都時脫脫自甘州還且入相中
書叅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賜私第致脫脫之命
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
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
命爲之柰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
乃已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
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
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輿疾至京
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一曰振紀
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疊疊數千言時以爲老生

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関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

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

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資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橐驩內恃皇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驩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竊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

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是但槖驩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墻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

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關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

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䟽旣再上即辭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闕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㝡雖乃皆辭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竪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䟽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月孛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䟽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禄大夫而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哻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强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强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令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

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兒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絶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掎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

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

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

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里律曆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爲文簡質而詩靖麗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惲之曾孫也以廕授侍儀司通事舍人歷隰州判官大寧縣尹擢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僉漢中河西山北三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劾詹事不蘭奚平章宜童皆逆臣子孫當屏諸遐裔除大府少監出爲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盍出詣官自言狀遜志艴然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栁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

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恵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
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
遂入成均爲國子生時陳旅爲助教喜其文數以語
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巳馬
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
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
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明年預脩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録後至元
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
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

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
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
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
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叙求進四曰體覆
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
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
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火曾忽赤不法十事皆
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
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
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九七十餘事皆指訐

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陜西行省員外郎以毋病辭歸五年丁毋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毋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毋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陞戸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閲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勑還其粟著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

乃命遵偕大司農秃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
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秃魯至力陳不可且
曰濟寧曹鄆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
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
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辯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
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
毋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

是遂出爲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
多富商運司頼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
往討括舡運粮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絶遵隨事處
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
爲沔寇所残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
皆劇盜阻絶米直翔湧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假軍
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兵境且戰且行糴
粟於太平中興民頼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
民爲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爲

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舡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為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荅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

政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爲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勑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薦爲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爲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荅如響使者歎服以爲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事集纖豪無擾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忽剌歹怙勢恣縱妄爲威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獨不爲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風紀不報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大水民以菑告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覈實諭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今古凡禮樂度數名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經辯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䘏恐後歷官三十餘年僦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唯蓄書數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爲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廣貟外時有故掾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鑑鑑漫爾置篋笥中半載後因欲合藥劑命取視之乃有黃金叁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已歿鑑呼其子歸之其廉慎不欺如此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貟其才儁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

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
性命之説多所硏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
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奥於是翥遂以詩
文知名一時已而薄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
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
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
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史成歷應奉脩撰遷
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
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絶去崖岸不徒
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
必歷舉衆説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饜
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
翥獨默然丞相搠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
語不出何耶翥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
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搠思監善之明日除
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禄大夫孛
羅帖木兒之入京師也命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
官爵且發兵討之翥毅然不從左右或勸之翥曰吾
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天子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
士爲之孛羅帖木兒雖知之亦不以爲怨也及孛羅

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八年三月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盖吾未嘗搆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咲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咲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爲詩文甚多無丈夫子及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律詩樂府僅三卷翥嘗慨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爲書曰忠義録識者韙之

傳卷第七十三

#9562
3030